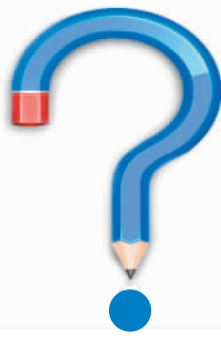


# 谐音注音学中文,利弊何在?

罗兰烁 仇子兴



今年9月,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将在杭州举行。为了当好东道主,杭州推出了《英语100句快速学习小册子》,用与英文单词谐音的汉字标注英文句子,来教市民简单的英语,如:“Welcome to Hangzhou”被标成“歪看土木杭州”,由此引发网友热议。其实,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为了迅速掌握中文,有些外国汉语学习者也会尝试用自己的母语或者其他语言来标注汉字的读音,“膝盖”被标注为“she guy”,“海洋”被标注为“li young”等。这种标注谐音的中文学习法虽然简单而易于掌握,但是在学习过程中效果如何?又有哪些弊端?

在最初的阶段,我是同意用母语给汉语做一些标注的,以达到用最短时间完成交际的目的。”



## 有害:发音不准和声调缺失

谐音注音的方式将自己熟悉的语言与汉语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语言过渡的桥梁,可以使学习者在没有深入了解和学习汉语的情况下,也能正常用汉语进行简单交际。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一些弊端。

北京语言大学泰国留学生杜坤康说,她在学习汉语的时候,有时也会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学习,比如汉语的“麦当劳”的发音与泰语中“没有钱”的发音相似。通过这种方式,学习趣味变浓。但是她又补充说,谐音注音对中文学习的负面影响也很大。因为各种语言有着不同的发音,简单地谐音注音会导致学习者汉语发音不准确。

山东大学留学生马崇理也是泰国人,上汉语学习课程已经有两三年了。他介绍说,泰语中没有类似于汉语翘舌音的音节,比如汉语拼音中的“z”和“zh”在泰语中只有一个可以代替的音。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他和同学们都不知道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在哪里,如果盲目用泰语来给汉字注音的话,会对自己产生一定的误导。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副教授陈默则认为,用自己的母语或者其他语言给汉字注音的方式不利于中文学习,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语音系统,谐音注音的学习方法使得学习者不能建立关于汉语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系统的准确认识,从而不能准确发音;二是由于汉语是声调语言,对于一些无声调语言作为母语(比如

英语、德语等)的学习者来说,用母语为中文注音,将导致学习者无法习得汉语的声调。

北京语言大学教师王丽娟也认为,这种注音的方式不利于汉语学习,最大的弊端就在于学习者无法掌握准确的发音,发音不准就可能造成交际障碍。



## 使用汉语拼音更高效

如果谐音注音不是特别理想的学习汉语的方法,尤其对于长期学习者来说,那么是否有更好、更高效的方法来帮助汉语学习者呢?

闻亭老师建议,可以采用汉语拼音注音的方法,“汉语拼音其实就是帮助汉语非母语者学习语言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以拼音文字为母语的人都容易接受和掌握的方法。”

陈默老师说,所谓“洋腔洋调”指的就是外国人说汉语时的口音,而导致口音的最大原因就是外国人说汉语时受到母语语音系统的影响。“要想掌握中文的正确发音,需要通过大量的听辨和朗读训练,体会母语语音系统跟汉语语音系统的异同,从而掌握中文正确的发音方式和发音部位。”她告诫道。

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生李美恩来自巴西,也是中国文化交流爱好者。他认为,运用其他语言给汉语注音只能作为一种自我提醒的方法。“学好汉语拼音以后就不需要再用这种方法了。”她说。

其实,若想学好一门语言,最重要的还是多听多练、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用母语给汉语注音只是一种入门的、应急的方法。对于广大的中文爱好者来说,汉语拼音是打开汉语之门的“金钥匙”。至于用谐音注音而闹出的小误会,权当是笑谈吧。

## 注重效果 不拘形式

刘菲

学习语言的形式多种多样,参加汉语辩论赛、学唱中国歌曲、背诵唐诗宋词、学习曲艺……不论采取何种形式,效果是最重要的。这就要求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的老师开拓思路,大胆尝试,找出适合不同学生的不同方法,因材施教。

在美国休斯顿某中文学校,曾经有一位李老师,她从汉语拼音开始,带领学生一路走来。几年后,学生的识字量不断增加,而且随着年龄增长,学生的理解力也不断提高,对于内容浅显的中文课文渐渐失去兴趣。发现了这个苗头后,李老师很着急。她左思右想,最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让学生当小翻译。即在正常的课本教学之外,每周让学生自由选取一篇英语文章进行英译汉,内容、题材不限,不会的字可以写汉语拼音或查字典,每次上课都留出一段时间,让学生上台展示自己的翻译成果。这个方法实施后,效果很好。因为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又使他们学以致用,产生了成就感。

不论海外中文学校还是汉语国际教育,教学对象都与国内语文教学对象不同,或没有汉语大环境,或母语非汉语。用常规方法教学固然学得扎实,但也容易令学生产生“疲劳”。围绕兴趣设计教学形式,选取教学内容,是使这些学生能够坚持学习汉语的有效方法。正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留学生辩论队指导老师所说(文章见本版),语言承载的是文化,而文化则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中国学生觉得理所应当的结果和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外国学生眼中则有着不同的理解。既教汉语,又要跳出汉语,广泛涉猎和传授中华文化,是汉语老师的基本功。

形式合适不合适,当以学习效果来检验。



# 能说地道北京话的美国小伙

蔡靖



戴睿近影

如果不看他的长相,初识戴睿的人会觉得他是个北京胡同串子,那一口北京话说得特地道。

在学汉语的过程中,给戴睿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词是“发小儿”。“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好,说明中国人交朋友是一个长期的行为。我觉得有中国朋友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因为学中文入迷,这个地地道道的美国小伙甚至因一时忘记母语而闹过不少笑话。“我那天还问我的美国朋友,‘环境’这词英文怎么说来着,”提起这事,戴睿大笑不止。“这次来长沙参加汉语桥比赛,我的室友是个法国人,他的英语,嗯,你懂的!所以我们彼此就用中文交流沟通。”

其实这次参加汉语桥,戴睿也算是在人生的“独木桥”上抉择了一把。在美国名校读经济的他因为中文出色而获得了一个在上海某咨询公司的实习机会,但实习时间正好和汉语桥比赛“撞车”了。他当时有些矛盾,但为了实现当一个“中国通”的梦想,来长沙参赛的机会他没有错过。来中国之前,来自世界各国的不少选手都把长沙之行想象成一次轻松的旅游,以为是见见世面,认识些新朋友,没想到这是一次认真的学

习。戴睿每天都睡得特别晚,他说,有太多背景知识需要准备,有太多内容需要学习,也有太多朋友需要沟通,真可谓“累并快乐着”。

虽然是个美国人,但戴睿估计比很多中国人看过的电视剧都多,而且他是个典型的“古装剧狂人”。《甄嬛传》《琅琊榜》《花千骨》都看得很仔细,去长沙也要尝试一下古装造型,还在自己朋友圈备注:靖王别怕,小殊来了!经常称自己“老外”的戴睿却能做出咕咾肉、水煮牛肉等地道的中国菜。他不光自己痴迷汉语和中国文化,还带着自己4个弟妹和父母之间习惯了用微信交流,两个上高中的表妹也在他的带动下开始学习汉语。

很多人预测戴睿能作为美洲组的冠军闯入汉语桥决赛,他却摆摆手直说:“不敢当,不敢当。”“当初我选择学习语言的时候,很多人都劝我不要选中文,说中文太难了。可我偏要学!中国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广阔的市场,更是一个文化宝藏。在这里,感觉所有人都特别真诚。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当初的选择特别正确。”戴睿如是说。



日前,“我的祖国——2016年京港澳学生交流营”开幕式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自1994年开始,这个活动已举办了21届。来自香港、澳门、北京三地的300余名青年学生利用暑假时间相聚北京,通过在活动中朝夕相处,用汉语普通话交流,在增进彼此了解的同时,共同了解祖国,增强爱国意识。

图为交流营部分营员。

罗兰烁摄

## 我的大家族

郑东含(十五岁)

别亲,总是跟在我身后问东问短,还跟着我学了几句日语,样子特别可爱。我想这就是妈妈说的亲情的感觉吧。

一天,外公早上出去锻炼身体,突然晕倒住进了医院。妈妈说,在外公住院的那段日子,多亏了大家族的亲人们轮流来医院照顾外公,让妈妈能安心地在日本正常生活。我想家族的成员有困难时,大家互帮互助应该也是一种亲情的表现吧。

每次回国,我们大家族成员都会欢聚一堂。平时长辈生日、表哥表姐结婚等日子里,大家族成员也经常聚会。虽然在日本的我们很少能亲自为他们做点什么,可现在有手机微信,我们也能参与互动,也能通过视频、照片及时感受到大家族里热闹、和谐的气氛,送上我们的祝福。

我爱我的家人,更爱我中国大家族的亲人。  
(寄自日本)  
(本文获第十七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一等奖)



郑东含近影

在日本,我的家庭成员有4位,爸爸、妈妈和我以及一只可爱的吉娃娃狗。可是在中国,我却拥有一个温暖的大家族。比我年长的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公、姨婆、姨和舅舅们;比我小的有表弟、表妹们,他们都很可爱。因为有了这样的大家族,我特别喜欢回国的日子,大人们总是准备了好多我和妈妈、爸爸爱吃而平时在日本却买不到的家乡食品。其中我最爱吃我们福州老家的牛滑和鱼丸。回中国的日子里,每次吃饭时我的胃都撑得装不下了,可亲人们还有一个劲地把我爱吃的东西夹给我,让我感觉到大家族的热情和热闹,而这在日本是感受不到的。妈妈告诉我说:“我们中国人特别注重亲情,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我们的大家族也尤为看重亲情,你一定要记住了。”

在一群可爱的表弟表妹里,有一个比我小几岁的表弟,虽然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每次见面他都和我特

# 辩论是语言的综合学习

孟德宏

2016年6月底,第七届北京留学生汉语辩论邀请赛落下帷幕。经过3个月的角逐,北京地区的两强——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与天津河北地区的两强——河北大学和天津大学,分别进行了两场对决。在评委嘉宾及来自京津冀地区100余名高校师生现场观众的见证下,北京语言大学、河北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分获冠军季军。

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留学生辩论队的指导教师,今年是我第二次参与这个比赛。2014年,我曾带队参赛,最终仅获得北京地区第三名而无缘决赛。那次参赛经验告诉我,与一般汉语辩论赛不同,留学生汉语辩论赛的参赛选手非华裔,母语非汉语,所以指导留学生参加汉语辩论赛,不能完全照搬指导中国学生的方式。

为准备比赛,我们首先组织了以中国学生为主体的模拟对辩队伍,目的在于进行较为真实的操演,将比赛过程中的诸多可能性尽量全面细致地加以准备;其次,我们为留学生辩论队配备了汉语指导教师,根据参赛留学生各自不同的语言风格,逐一指导、纠正和打磨其语言表达;最后,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回答对方辩友的问题,在进行赛前辩题准备的时候,我们要求留学生辩论队员和中国学生对辩队伍轮流站在“正方”和“反方”的立场上,进行模拟棋盘推演试辩。

通过这次带队参加留学生汉语辩论赛,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的力量。比如,在准备“份子钱到底过没过时”这样的辩题时,不同国家的留学生的认识呈现出鲜明的文化差异:来自韩国、日本和马来西亚的留学生看法与中国学生相似;但来自西班牙、美国和法国等国的同学看法则完全相反。有时刚拿到一个辩题,留学生之间、留学生和中国学生之间就已经辩论得不亦乐乎了。

语言承载着文化,而文化影响着思维。



图为孟德宏(右四)和部分留学生辩论队成员。

在准备“人工智能能不能战胜人脑”这个辩题时,中外思维的差异性就体现得非常明显。中国学生认为,“人工智能”的核心是“人工”,离开了“人”的因素,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人工智能”;而留学生则认为,人工智能不能作这样“中国化”的理解,必须回到它的英文词汇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加以理解。但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留学生汉语辩论赛,是以汉语作为语言媒介的辩论,怎么可以用英文进行解释呢?两种不同语言的背后,其实是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差异;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差异,必然会带来对同一现象、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解。所以,贯穿在3个月的辩论赛过程中的,其实也是留学生母语思维和汉语思维之间的冲突与调和。

第二语言的学习,既是一个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不断得到提高的过程,也是一个对目的语的文化和思维的认识不断加深的过程。我认为,留学生汉语辩论赛,其实是汉语第二语言课堂教学的课外延伸,也是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问题的具体呈现,更是跨文化交际教学的实际应用。因此,汉语辩论、汉语演讲、汉语歌曲大赛等,既是外国汉语学习者喜闻乐见的汉语应用方式,也应该成为一种被引入汉语国际教育课堂的语言教学与学习方式。

(本文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师)